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第十回 慶端陽夫妻分袂 敘家事姑表聯姻

話說賈璉同寶釵、珍珠站在長亭店外，望著他們在車馬上放聲大哭，身不由己，揚長而去。遠遠轉過一彎，就為柳樹遮住，早已不見。他三個還呆呆的望著流淚，忽然道旁走出一個和尚：赤腳蓬頭，濃眉大目，穿一件稀破的直裰。手裡拿著把破芭蕉扇，一面搖著，口裡唱道：「去的是，去的是，有合總須離，無生即無死，古來萬事皆如此。君不見，姐妹相將一夢中，鬼門關外曾相視。脫鶴鬢，解靈芝，藕絲衫子輕如紙。夢裡相逢夢裡人，何必拖泥又沾水。」

及早回頭撒手開，將身打破這桶底，又相逢在隔世。

賈璉三人聽了大驚，那和尚句句都說著心事。賈璉道：「寶妹妹，那和尚若不是神仙，他怎麼知道咱們夢中之事？」寶釵道：「二哥快些拉住，求他點化，休要錯過。」賈璉上前一把拉住，說道：「師父度我！」那和尚呵呵大笑道：「要度自度。」賈璉道：「弟子愚昧，求師父指我迷津！」和尚被纏不過，嚷道：「撒手，撒手！端陽時候，見處見，走處走。」忽又大叫道：「哎呀，柳相公又跑了回來！」眾人放手，回頭不見柳緒，面前的和尚已不知去向。彼此驚異，十分歎息。賈璉對寶釵、珍珠道：「回去太太面前不用言語。」吩咐跟隨的男女家人都不許提起。三人坐車上馬，各想心事，不多一會。回到榮府。王夫人吩咐各人且去歇息。

連天無事，已是五月初一。那些親眷有送端陽節禮，王夫人命珠大奶奶備分好禮，送往祝大人宅裡。城外老劉也送禮來，就便請璉二爺初四日謝神完工。賈璉找足工價，另給五十兩銀與老劉去辦完工花紅酒禮。

賈府裡忙過兩日，不覺已是初三。這日晌午，王夫人同著奶奶們在上房說閒話，只見賈璉進來，後面兩個丫頭，捧著兩個大拜匣。賈璉見過太太同奶奶們，走在一邊坐下。王夫人問道：「丫頭們拿著什麼？」賈璉將那紫檀拜匣接著掀開，親自遞與王夫人，說道：「這是咱們金陵房屋、田地一切契紙，這是親戚們借銀子的券約，這是我同鳳姐兒自到太太這邊來接手以後的出入總帳，這都是鳳姐經手的。」又將那個洋漆描金盒子取過，揭開遞與太太，說道：「這是合府的男女丫頭典契賣的身契，這是欠人家總帳，這是老太太出殯的總帳，這是老爺出殯的總帳，這一本是那年起造大觀園同我父親分用的總帳，這一本是榮府內外鋪墊、木器、磁器、銅器、字畫陳設、古董玩器及一切精巧細軟物件總檔，這一包是榮府的房契並添置一切總帳。以上這兩盒子，都請太太收了。餘外那些無關緊要的帳目等項，再找出來交給太太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是為什麼？好好的將這些東西交給我，有誰說你什麼閒話不成？你又是聽了平丫頭的什麼說話，冷不癢兒的將這些東西交上來，快些給我好好的拿下去！」賈璉才要說話，寶釵趕忙說道：「璉二哥的意思，我知道的，太太別錯怪平丫頭。既是二哥交上來，我替太太收著，橫豎二哥在家一天管一天的事。」珍珠聽了，兩眼通紅，將頭亂點。賈璉呵呵大笑，說道：「寶妹妹實在說話透徹，交在太太這裡就同存在我那裡一樣，太太何必必要分彼此？倒把姪兒看成外人了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總是你們有理，我也不管，誰愛收著，誰就拿去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拿去就是了。叫芸兒將這兩個大拜匣都收到我屋裡去。」王夫人看見寶釵如此，想來璉兒沒有什麼原故，所以倒也歡歡喜喜的說笑了一會。

賈璉辭去，一宿晚景休提。

次日，賈璉梳洗完結，上來請安，回過太太要出城去謝神。

叫三兒、升兒拿著衣包，主僕三人騎上馬出城去了。

且說這老劉因橋已完工，就在橋邊搭了個戲台，又搭個大卷棚擺著供，十分體面。將那幾個村莊的男女老少都驚動了，要來看戲，就來了幾千人還不止。內中有幾個村學先生，領著學生們走到橋邊，看見豎著一塊大碑，因高聲念那碑文道：

京都東隅十五里，有村曰安樂，在太平河之南。中阻一河，寬幾六丈，向設浮梁以便利涉來往。第河水陡急，每漲發轍，有衝折之虞。是以東莊善人張翁，思易以石，乃劇金斂費，閱數載始成。以其成於萬人之力也，故即以「萬緣」名橋。從此東隅之人，不但免褻裳，並可便車馬焉。歷年既遠，河水冲刷，日就傾圮。前歲夏，陰雨連綿，諸流匯聚，洪濤洶湧，不啻十有餘丈，水石交爭，而橋身竟全傾塌矣。

清和初，餘為亡室作冥福至鐵檻寺。在河南循故道行，竟不得渡。詢之居民，得其故。餘念張翁之功無繼者，而傷室人臨卒時之心願未償也，心為之動。蓋室人王氏十六歸餘，未十年而殞。彌留之際，執餘手而言曰：「今不幸中道夭折，不能侍夫子奉姑舅。憶自作新婦以來，得堂上歡，每多賞錫，約計積資若干兩。家無急需，原擬作利濟功德之事，以祝親壽。

今將死矣，付之夫子，幸成我志。」余曰：「唯唯！」自先室殞後，公私猥集，因循未舉。今此橋既圮，人艱於涉，則利濟之事，孰有先如斯橋者乎！聞石工劉賢素稱長者，就而謀焉。

劉曰：「某有石存之久矣，苦工費維艱。君若假我千金，便可修舉，石價不煩再給。」餘感其義，急啟奩得二千五百兩，盡舉而付之。

是橋之工，始於四月辛丑，成於五月之朔，越二十日而工成。長者請名於餘，余曰：「是橋也，雖餘成先室之願，而實始於張翁，結萬姓之緣，名仍其舊可也。」後之登斯橋者，各結善緣，因時補葺，永占利濟，庶不負張翁名橋之意也夫！時在聖世登豐之歲五月吉日。

例授奉直大夫吏部候銓司馬長史金陵賈璉撰並書。

眾人念完碑文，都不住口贊歎。內中一人用手指道：「那大卷棚下馬的，想就是這位賈公。」眾人回頭去看，已到棚裡去了。這些人都擠過來，俱要看看熱鬧。

賈璉走進棚內，老劉迎接，還有村裡幾位有體面的生監、武舉並那有年紀的富戶，都是老劉請來陪璉二爺的，一齊接著，到客棚裡坐下。用過香茶，賈璉換了冠帶、衣服，戲台上大吹大打的伺候著。行完了禮，就跳加官，唱三出敬神戲，三兒取出加官封賞。賈璉更了服，要去看碑。眾人陪著來到河邊，看那碑字刻得甚好。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一字不錯，心中甚喜。

眾人都贊文章做得好，有的說書法妙極，有的說刻的不錯，紛紛奉承了幾句，又到客棚下來。當中間給璉二爺擺下一個小木炕，大紅緞的靠枕，請璉二爺居中坐下。賈璉那裡肯坐，說道：

「今日我是主人，諸位是客，怎麼我倒坐在當中？」老劉見璉二爺再三推遜，不敢相強，只得另設一座。眾人謙讓一回，俱各坐下。管班的上來給二爺請安，呈上戲目。賈璉道：「你不是春慶的掌班嗎？」那人躬身答道：「門下就是李秀，前在春慶班，常到府裡伺候二爺。自從春慶班子弟們散後，就到這六如班來，一向不得閒，也總沒有去請二爺安。」賈璉將戲目交還，叫他請眾位點戲。眾人不敢，再三推讓，只得公議唱一本全本的「邯鄲夢」罷。管班的答應，趕忙去裝扮出場。合班都要奉承璉二爺，俱加意出力，唱得十分情致。賈璉命三兒賞了幾十吊錢，將帶出來的禮物賞封謝老劉及一切工匠，整鬧了一天。天已將晚，連忙散席，淨手送神放鞭炮，辭別眾人。三兒已將鐵檻寺存下的衣包等物取來，同升兒兩人分拿著，上馬走過新橋，進城而去。老劉們照應收拾料理不提。

且說賈璉回去之後，一宿無事。次日是端陽佳節，一早起來，往寧府去家廟裡磕頭。到上房，見父母俱在堂中，拜過節，站著說會話。下來到珍大爺屋裡賀節，珍大奶奶笑道：「你大哥一早上過衙門，往各宅子去賀節，回來也不能很早。」正說著，蓉大奶奶上來給婆婆請安道喜，給二叔叔拜節。賈璉略坐一會，說道：「我再來給大爺拜節罷。珍大奶奶道：「你吃個粽子，應個名兒再去。」賈璉道：「罷呀，回來再來。」辭別出來，回至榮府，先到上房。丫頭們打起簾子，賈璉進去，給王夫人磕頭，珠大奶奶道喜。寶釵、珍珠給二哥拜節。熱鬧了一會，平兒領著小姑娘上來，也都拜了節，回過太太要往寧府去。王夫人吩咐珠大奶奶，帶著

寶釵、珍珠一同過去，給大老爺、大太太拜節。兩府奶奶們你來我去，直鬧到晌午，這才完結。邢夫人將巧姑娘留住。珠大奶奶吩咐將酒席擺在綠蔭山房來，請太太賞午。王夫人差人下去請璉二爺同璉二奶奶上來過節，一面帶著珠大奶奶們先到綠蔭山房。只見滿院子修竹扶疏，綠陰滿地，牆角上的芭蕉青翠如滴。

正在觀看，賈璉夫妻同走進來。王夫人道：「你夫妻兩個吃的沒趣，到這裡打伙兒熱鬧。璉兒只避的寶丫頭，他本來是我外甥女兒，你同他姨表兄妹，到底比兄弟媳婦不同。今日並無外人，權且破例在我這兒過節，大家熱鬧。」珠大奶奶們道：

「太太說的很是。」王夫人坐在上面，賈璉夫妻對著太太，宮裁坐了東首，寶釵同珍珠坐在西邊。丫頭們伺候，斟上雄黃酒，桌上擺滿時新鮮果、各樣珍肴佳品。王夫人十分歡喜，說道：「我自病痊之後，甚覺精神強健，慢慢將冷落門庭整頓興起，不要落人家的笑話，以慰老爺在天之靈。」宮裁們齊聲應道：「自太太病癒之後，內外俱覺高興齊集，比往常大不相同，很有振作光景。」賈璉道：「舉家俱靠著太太福庇。」說畢，起身親自執壺，給太太斟杯福酒。又挨著給珠大奶奶、寶妹妹、四妹妹斟酒，末後給平兒斟了一杯。平兒道：「仔嗎呢，又給我斟上？」賈璉道：「替我看顧兒女，是要敬你一杯。」寶釵聽見心如針刺，眼圈兒一紅，趕忙回過頭去，叫丫頭換酒。珍珠道：「也該我敬一杯。」要了酒壺，先給太太敬過酒，給珠大奶奶們各斟一杯，敬到賈璉，說道：「要敬二爺三杯。」賈璉道：「為什麼我該多喝兩杯？」珍珠眼圈通紅，道：「兄妹一場，諸承照應，多敬兩杯。」賈璉笑道：「四妹妹真會說話。」寶釵道：「四妹妹代我敬二爺一杯。」賈璉道：「我心領了兩位妹妹的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讓他吃點東西，別盡飲寡酒。」眾姐妹坐下，陪著太太暢飲一會。賈璉道：「我家去瞧瞧再來。」平兒道：「你叫丫頭將衣架上那件月色紗衫子給我拿來。」賈璉答應，起身出去。

不一會，丫頭送衫子上來，說道：「二爺對奶奶說，回聲太太，不用等二爺吃飯，多喝了口酒，帶三兒、升兒出去逛會子回來。」平兒問道：「你上來，爺去了沒有？」丫頭答應：「已經去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又不知到那兒混逛去呢。」坐中只有寶釵、珍珠心如刀割，鼻子裡就像吃了芥辣面兒，忍不住要出眼淚，扎掙著強為歡笑。王夫人又飲了一會，用完午飯，領著他們到各處遊玩一回。

平兒辭過太太，回到自己房裡，只見三兒進來回道：「同爺出城去看野景兒，叫奴才回來問奶奶要三兩碎銀。」平兒問道：「爺在那裡？」三兒道：「爺才出城，想起沒有帶錢，叫奴才趕著來取。說帶著升兒在長亭老等。」平兒聽說，趕忙取三兩碎銀，命丫頭遞與三兒，說道：「你快些拿去，對爺說，逛會子早些回來。」三兒答應，出來騎上馬，加上兩鞭，飛攆出城。放開大跑，不到兩頓飯時，已到長亭，只見兩匹馬拴在店口。三兒下馬走進店來，店家問道：「你可是賈府的爺們不是？」三兒道：「二十八我在这兒坐了好一會，你難道不認得我嗎？」店家笑道：「我眼濁，一會兒記不起來。你們那位璉二爺，跟著一位小二爺叫做升兒，剛才到這兒來，同一個穿破衣的和尚在那柳樹下說了一會子話。璉二爺過來叫咱們看好牲口，等尊駕來，交你拉進城去。璉二爺同那和尚帶著升兒別處去逛，就往那裡回家。有個字兒給你先帶回去，奶奶瞧就知道二爺的去向。」三兒聽見這一段話，猛想起那日送柳家起身遇見和尚的話，心中想道：「有些古怪，就找也不中用，不如家去回奶奶再來找罷。」主意想定，向店家要了那個字兒，問道：

「你見咱們爺往那邊去的？」店家道：「我瞧著是走進城這邊道上。」三兒解了三匹馬，騎上一個，拉著兩匹，心中越急，走的更覺不快，急的渾身是汗。走了半日，好容易到家，急忙跳下牲口，滿頭大汗，一直跑到二爺院裡，瞧見大丫頭彩霞，亂嚷道：「彩姐姐快些回奶奶，說二爺跑掉了。」平兒正在睡夢中，耳內聽說二爺跑掉，登時驚醒，急問：「窗外是誰？」三兒不等彩霞去回，就隔著窗子將店家的話說了一遍。平兒叫聲「哎呀！」不覺暈了過去。丫頭、奶子都慌了手腳，連忙扶起，連聲叫喚，一面著人去請太太。

王夫人同奶奶們正說閒話，只見前院丫頭慌慌張張跑來，將前事稟知。太太聽說，嚇了一跳，趕忙同著珠大奶奶、寶釵、珍珠到賈璉院裡來，聽見平兒業已蘇回，正在大放悲聲，哭的慟切。丫頭們瞧見太太，忙掀起湘簾。王夫人走進屋去，問道：

「丫頭說不明白，到底璉兒往那裡去了？」平兒哭著將個字兒遞與太太，說道：「太太瞧這字上就知道了。」王夫人接著，交給寶釵道：「你念我聽。」寶釵接在手內，看是一首絕句，高聲念道：

無是無非四七年，榮華已作隴頭煙。

而今一笑歸山去，隱向白雲深處眠。

後有兩行小字：「父母處不及拜辭，平妹可面稟之。詩中之意，惟寶釵、珍珠兩妹必能領會。勸太太勿以璉兒為念，秋冬間務作回南之計。平妹善視兒女，一同南去。升兒頗有仙骨，亦帶之去也。」寶釵念完，王夫人也止不住悲苦，又恐平兒哭個不了，只得忍住眼淚，說道：「璉兒也做了寶玉，你就哭瞎了眼，也是不回來的。」寶釵道：「太太說的很是。」

二嫂子也不用傷心，倒趕著將這字兒，你親自送去給大老爺、大太太瞧瞧是個正理。」平兒點頭，含著眼淚吩咐三兒套車。

王夫人道：「你去就來，我在上房等你。太太們一定大傷心著急，你就將寶玉做個樣子勸勸。你別在那裡啼啼哭哭的，惹著那老的傷心。」平兒答應，將字兒帶去。

王夫人領宮裁姐妹來到上房，丫頭們倒上香茶。宮裁道：

「看不出璉二兄弟也能夠出家，真是怪事！他平日從不同那些和尚們鬼鬼祟祟，怎麼平空的今日同個和尚去了？想那和尚別就是寶兄弟的師父，他怎麼看上了咱們家的人，一個一個叫他引誘了去。不知他到底是個什麼意思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你也仔細著，別叫他看上了，也來引誘你跟著他去逃走。」寶釵沒有說完，引的太太們都笑起來。珍珠道：「大嫂子說的是正經話，你倒打他的皮瓜子！」寶釵道：「要你給大嫂子出尖兒，你也不用氣不過，那天在鐵檻寺，那些和尚誰不拿眼睛瞅著你，看出了神？橫豎一半天也要來引你出家呢！」寶釵說著，太太們大笑不止。丫頭回道：「璉二奶奶上來了。」不一會，平兒進來說道：「我過去見那邊老爺、太太，回了璉二爺的話，呈上這字兒，老爺同太太一聲兒也不言語。隔了一會，老爺說：

『那邊出個和尚，咱們家裡也出個和尚，這倒公道。』倒是巧姑娘，聽了他父親出了家，他哭的要尋死上吊呢。我看他可憐，倒很勸了他一會，瞅著怪傷心的，我托珍大嫂子照應著他，就回來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見的很是，就哭會子也是無益的事。」平兒傷心點頭，正要回答，只見該班媳婦王家的來回太太道：

「張成送進五個帖子，說祝太太差家人陸賓來請太太的安、請太太、二位奶奶、四姑娘明日過去吃午飯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叫張成同來的管家到祝太太宅裡去原帖奉繳，請安道謝。說我這幾天身子不好，不能出門。珠大奶奶、璉二奶奶同我改日過去請安。明日叫寶二奶奶同四姑娘去領太太的情罷。」王家的答應，出去吩咐張成接著帖子，讓陸賓喝了一會茶，備上牲口同他來到祝府。正值荊襄節度鬆大人在祝府裡過節。張成到了門上，眾人邀在客堂坐下。陸賓拿著帖子上去回話，不一會出來，陪張成道：「太太說既是太夫人欠安，不敢驚動。一半日太太親自過去請安。明日定要請三位奶奶同四姑娘過來坐坐。」張成連連答應，又坐了一會，辭別回去不提。

原來松節度是尚書祝大人的嫡姑表親兄弟，名叫鬆柱，係錢塘人氏。因進京陸見過了，要出京回任。這幾天，祝尚書的病症略鬆泛些，柏夫人備了酒席，請鬆柱來過端節。尚書不能下炕，就在內房飲酒。並無多人，只有松節度、祝尚書、柏夫人三位。芙蓉帶著幾個細巧丫頭在屋裡面伺候。鬆柱見祝鳳精神好些，心中歡喜。三個彼此暢談，倒也十分熱鬧。

正飲間，該班媳婦劉家的走進來回說，家書到了。柏夫人趕忙走出房來，該班丫頭們鋪下墊子，柏夫人朝上跪下，給老太太請安，鬆柱也出來請姑太太安。芙蓉捧著書子，一同走進內房。祝鳳在炕上請過安，三位又都坐下。芙蓉拆開信面，站在柏夫人旁邊高聲朗念一遍。鬆柱聽見，奉老太太之命，於四月十三日將夢玉承立大老爺、大太太為子。祝鳳夫妻十分歡喜，鬆柱趕忙道喜。芙蓉又拆開夢玉給父親、母親請安的稟帖，柏夫人接著瞧了很歡喜，遞給鬆柱同老爺瞧。此時祝鳳心中大樂，覺得病也好些。不一

會，內外男女大小都上來道喜。柏夫人吩咐換上熱酒，請鬆大人暢飲幾杯。

柏夫人道：「老太太吩咐，叫咱們給夢玉定親。我意中早有一人，因夢玉之事未定，所以不便啟齒。」祝鳳道：「那件事總交給你辦，我也不管。」柏夫人道：「你只管放心，等我半天去商量，再沒有不妥的。」鬆柱道：「我也有一件心事，要同大哥、大嫂商量。」柏夫人道：「兄弟，你有什麼心事？」鬆柱道：「就為的是你姪女兒彩芝，那孩子性格聰明，長的也十分清秀。自從你妹子生他出來，全是拿藥養活到十六七歲，過於單弱，一個月倒有二十天是病。去年大病一場，幾乎不保，幸遇靈隱寺的一個瘋和尚，送了一塊玉，令他帶在身上可以卻病。自此以後，病倒好些。我早想著要給他定門親。你想，誰家娶個病人兒回家去服侍呢？況且出了嫁，就要做媳婦的道理，彩芝連自己都顧不過來，還能夠伺候公公婆婆嗎？還帶著這孩子脾氣不好，性情古怪的使不得。不但一切飲食動作比人不同，就是諸親百眷裡面，他看得上的很少。常瞧見親戚們的那些孩子，對你妹子說道：『這些孩子白活著幹什麼？倒不如將他們的年紀攏共攏兒湊著送了祝二叔叔家的夢玉兄弟罷。』聽他的口氣，就是夢玉同他合式。這如今，夢玉已過房了到這裡來，我的意思要同大哥、大嫂結了親罷。方才聽見大嫂說，意中有人，我也想到這裡。為什麼呢？我那孩子不但不能生兒養女的，就是壽數也很有限。如今你們哥兒三個，就是夢玉一人，子息一道是要緊的。我豈肯將有病的孩子給夢玉，叫你們夫妻白望著抱不了孫子呢？這會兒大嫂子意中人只管說給夢玉，我的彩芝也給你做媳婦。只要在大哥大嫂子跟前做過一天媳婦，在他呢，也算成了人；在我也盡了疼女兒的一番心。這件事總得大嫂同大哥要准我這個情兒。」祝鳳點頭道：「很使得，咱們就一言為定。」柏夫人道：「我那意中人也是必要定的。既是大兄弟這麼說，將來照著梅大妹妹的兩個女兒給夢玉的一個樣兒，不分彼此就是了。」鬆柱心中樂極，站起身來親自執壺，給大哥、大嫂斟酒為定。柏夫人也親自執壺回敬，大家舉杯對飲。鬆柱在身上取下一個漢玉雙蓮佩，雙手遞與祝尚書，說道：「以此為定。」柏夫人就在雲髻上拔下一對赤金並蒂蘭，上嵌著兩粒明珠，也親手遞與鬆大人作定禮。

這一天，大家歡喜，直吃到漏下三鼓才散。鬆柱告辭回寓。

祝鳳道：「兄弟，你准於幾時起身？」鬆柱說：「我准於初九起身。這幾天要一點空兒也沒有，等著起身這一日，再來見大哥、大嫂子罷。」祝尚書說：「你這半天偷個空兒來，咱們再說說話。」鬆柱道：「有點空兒，我必來。」說畢，才要出去，只見回事的媳婦進來回道：「桂舅老爺來了。」鬆柱道：「桂三爺這會兒來，有什麼事？」柏夫人吩咐，請三舅老爺進來。不知桂老爺何事而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